

美國兒童讀物的 第一個黃金時代 1916—1931年

薛吉雄
譯

在一九一六年，有五九七種兒童讀物在美國印行，一九三一年，印行的種數已增至一、〇一八種。但是，兒童讀物的印行，在長久而廣泛的衝擊下，光從統計數字上看，並不能很清楚地顯示出此一值得一述的事實之清晰圖像。

二十世紀的初期，兒童讀物只獲得一般出版商的一些許注意，這些圖書的市場很小，公共圖書館還沒有開始重視兒童閱覽室，而公立學校之購書也只限於教科書而已。兒童讀物是季節性的產品，通常只有

在聖誕節期間於書店中展出而已。這些兒童讀物不僅是外觀上不能吸引人，同樣地內容也不出色。有一位圖書館員在一九一二年時寫道：「對這些圖書匆匆一瞥，顯出示出真正的好書僅是少數那些素來所推崇的古典作品，其餘大多數是普普通通，在文學上被視為平凡之作的作品。」

那時市場上充斥着大量的叢書，雖很暢銷流行但無任何藝術價值，出版商們似乎以為這就是適當的兒童讀物，而且也沒有人指正他們的錯誤，他們便不很熱心地繼續提供某種型式的兒童讀物書單。兒童讀物並不被覺得具有很大的潛在利益，而標準的競爭鼓勵着出版商們出版那些屢試不爽的制式化小說。

一九一二年五月潘氏出版公司 (Penn Publishing Company) 的曼福特 (Edward Mumford) 在美圖書商協會的會議上提出了書面意見，他批評青少年圖書之品質太差，他鼓勵書商與出版商們對孩子們所閱讀的書多表示一些關心，並希望他們尋找較好的作品來出版。

在一九一六年美國圖書館協會，兒童圖書館員部門的會議中，一份有關兒童讀物不受歡迎的外觀及內

容情況的報告被提了出來。報告裏對於圖書之不耐使用，不適於兒童閱讀之印刷，古典作品之嚴重鄙陋，以及不能吸引人之裝訂等等，都作了嚴厲的批評。這個報告的委員們建議成立一個兒童讀物之出版標準委員會，該委員會的功能將是，「從圖書館員處蒐集有關圖書令人不滿意的特徵……與有興趣的出版商共同研究這些事情……該委員應該準備與任何想改善它的出版商共同商量有關標準圖書的新版式，和其他有關如何出版更加吸引兒童的好書」，報告中並決定將委員會的成立通知每一位出版商，並尋求與出版商、書商們共同合作的方法。

許多出版商似乎承認在這方面需要專家的忠告和意見，他們對委員會的成立感到興趣和重視，有些出版商要求特別的建議以改善重印、插圖、廣告諸事宜，其他的出版商則簡單地表示他們歡迎出版商與圖書館員間更多有效的合作關係。

密夫林公司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報導稱：「因與兒童圖書館員領導人物的書信聯繫，使得他們最近已改善了兒童讀物的選擇政策，他們並且表示願意繼續此種聯繫」。

委員會開始分送調查問卷，特別的建議，以及圖書館員所希望重印圖書的書單。有關圖書插圖的問題是一件重要的事情，當圖書館員引述在英國兒童讀物中發現的優良插圖時，一位出版商回答說：「英國的繪圖版通常是比我們的更加吸引人，而我們主要是由於繪圖者獲得較少的報酬，製作彩色的費用，英國也遠比我們這裏便宜」。

由於戰爭的關係，許多出版商承認當時的財力無法改善圖書的耐用程度，然而他們知道在此方面需要改進，並且表示當經濟情況好轉時願意改善。一份霍特公司 (Holt & Co.) 的報告書道出了出版商的態度：「我們認為圖書館員和出版商，在兒童文學的產製和傳播上是一對伙伴，因此任何的觀念都將受到衷心的歡迎，並將認為是這種關係的證明。」

委員會繼續工作了十年，其報告經常在出版家週刊 (Publishers Weekly) 和美國圖書館協會學報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上登載。到了一九二一年，雖然書本的外型仍受到埋怨，但在文學品質和複印之決策方面已有進步。

一九二一年的報告說，印製一本書的價格「一直是戰前價格的二又三分之一倍，紙張和布的價錢是減少了，但勞工却仍然貴，減低價格的時間要拖延到下一個年度」。

回顧一九二一年是相當有趣的，委員會在那時要求出版商以平裝廉價版本印行兒童讀物，有兩家出版公司冷淡地回道，這是極不可能的事，這樣的書無法大量印行獲得利益，但今天，平裝本兒童書在許多書店獲利甚豐。

在本世紀初期，販賣兒童讀物的主要地方是書店和百貨店，一九一六年末，馬荷尼 (Bertha Maboney) 在婦女教育與工業聯合會 (Women's Educational and Industrial Union) 的贊助下於波士頓開設了一家兒童書店，這家書店很成功，所以不久又在紐約設立了一類似的書店。書店影響並鼓舞了兒童讀物的作家們，對編輯們來說「對他們製作更好及更富變化的兒童讀物之努力，給予知識性與有力的評價」。

從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九年，廣告定期的在「出版家週刊」出現，宣稱書店新成立兒童讀物部門，且時常有很多篇文章刊登出來，討論這些部門的利益和

各種的問題。

書店的重要產品是一本目錄，名為「少年男女看的書——建議購買的書單」，它在一九一六年印行，共一一〇頁，記述一、二〇〇種兒童讀物的內容。做為兒童讀物的推介書目來說，它是很獨特的，它的暢行是由於其資料新穎，並分別於一九一七、一九一九、一九二二年再版。

接着，另一本兒童讀物書單出現了，一九一八年紐約公共圖書館兒童部管理員摩爾（Anne Carroll Moore）編輯「一份「可做為假日禮物的兒童書」，這份單子很新穎，且每年印行一直到一九四一年為止。它的影響很大，使得「出版商、作家、與繪圖家們同樣有了希望……他們所經手負責的書，可以有了一歸宿（被收錄在這份單子上）」。

一九一八年，梅爾邱（Frederic G. Melcher）成為「出版家週刊」編輯的一員，由於他對兒童讀物有強烈的興趣和熱誠，所以他馬上在這本雜誌裏刊登許多這方面的文章。同一年裏，「出版家週刊」開始發行「青少年男女書櫥」，此目錄開列了當年所出版的各種兒童讀物。從一九二〇年起，梅爾邱開始致力

於兒童讀物的專刊。

一九一八年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是在紐約公共圖書館兒童閱覽室所舉行的一連串會議。魏斯屈（Ben S. Huebner）是一位出版商，他了解到兒童讀物的未來發展，並且認識到出版商有拋棄對此事之無知而讓自己了解的必要。他邀請摩爾向一羣編輯者、圖書館員、書商們做一系列有關兒童讀物的演說。講演的題目包括有「兒童讀物——兒童特殊文學是如何開始的、它的成長與充實」，「關於戰爭的書」，「有插圖的書」，與「一九一八年假日圖書」等，每一場演說觀眾都是爆滿的。

出版家週刊在一九二八年的一篇社論上說：「一九一九年在圖書市場來說是最有趣的一年，那是戰後的頭一年，大家都感受到有合作努力的必要，人們已準備接受新的考驗和新的事業，圖書界也及時適應此新精神，從很多跡象顯示出這正是在兒童的閱讀能力方面，給予新推動力的時候了。」

雖然沒有其他的理由可確定下一代國民將成為喜愛與購買書的人，但編輯們表示了他們的需要，他們有意推展與支持他們所編印的青少年書單。一位密夫

林出版公司的編輯在一九一九年美國圖書館協會的大會中，提出這項呼籲，他說，如果圖書館員能協力推展鼓勵閱讀，則其影響將鼓勵出版商提供足夠數量的讀物。

摩爾也表示了相同的意見，她寫道：「不論是個人或團體與出版商和書商的討論會，使我堅信在美國提倡青少年閱讀運動的時機已成熟了，一些出版商正急切地尋找能主動與青少年溝通的作家——即是具有表達能力和與當代生活有密切接觸的作家」。

這些想法已獲得席曼（Louise Seaman）的贊同。席曼是美國第一位兒童讀物的編輯人，他說：「一九一九年，圖書的出版量普遍地增加……在印刷界中有了新的技術，而且呈現一片繁榮的景象……所有這些使得在二、三十年代中，兒童讀物的出版極為旺盛，這是從來沒有過的現象」。

事實上，一九一九年確是兒童讀物的出版史上的里程碑。到一九一九年末，隨着一般書籍的增加，有三件重要的「第一」發生，決定了兒童讀物未來的重要發展。

「兒童圖書週」早在一九二一年就開始萌芽，美

國男童子軍的圖書館主任馬修斯（Franklin K. Mathiens）被要求調查兒童到底是看些什麼書。在他的報告中，馬修斯感歎現在的閱讀資料缺乏良好的品質，並且他也看不出「在那時候有任何的活動來改善圖書的分配情形」，他覺得出版商們是以銷售品質欠佳的圖書來為自己謀利。

一九一三年他在美國書商協會的年會上演說「書是商品，或不僅只此？」時，要求出版商和書商的支持，他的演說引起了注意。在幾位出版商的協助下，他開始籌辦「安全第一圖書週」，接着次年辦了「優良圖書週」，但因為這些只是小規模的活動，所以很少受到雜誌界的注意。

一九一九年馬修斯又在書商協會年會上演說，談到有關在國內正日漸引起國人興趣的兒童讀物，他那舉辦一個全國性廣事宣傳的圖書週構想，引起了梅爾邱的興趣，那時候梅爾邱是美國書商協會的秘書。梅爾邱於是正式提議在那年的十一月舉辦全國性的「兒童圖書週」。

一個由圖書館員、書商、出版界代表組成的委員會成立了。依照「出版家週刊」的說法，這些代表由

於他們對發行更多的兒童讀物始終有着濃厚的興趣，所以能充分合作並提供他們的經驗和受過洗鍊的心智。

爲了此項活動，美國書商協會撥出四百美元，而出版商們募集了二千多美元，史密斯(Jessie Wilcox Smith)，一位有名的兒童讀物繪圖家，被任命設計印有「更多的書在家中」標語的海報。信函、小冊子、海報和其他宣傳資料分送到全國各地的圖書館和書店表示，而馬修斯本人也舉行旅行演說以宣傳此一活動。

圖書館員再度爲此事集會並開始計劃各項活動。圖書週委員會強調計劃要具有充分的彈性，並且促使社區和圖書館計劃他們自己舉行的方式。雖然著名的機構鼓勵編輯他們自己的書單，但爲了避免是項計劃過度商業化與涉嫌偏心有利於某些出版社，所以沒有分發被推薦圖書的標準書單。

整年中，「出版家週刊」報導未來活動的安排，五月份它刊載道：「在圖書界沒有合作的計劃，以顯示有更光輝燦爛成就的希望……全國的書店應該儘量努力去了解他們因應情況供給圖書的情形」。

在百貨店、書店、與圖書館裏，應遵循的規則通告經常宣佈。編者也開始評論此項運動的預期成功，已有人建議每年舉辦「兒童圖書週」。

梅爾邱在十年之後，回顧那第一件事時說道：依他看來，在鼓勵大眾認識兒童讀物之價值方面，這個運動的發展是一個主要的原因。

大眾急速地需求這些兒童圖書，因此出版商得以在此基礎上計劃多出版些更好的書。

由於兒童讀物市場的繁榮，出版商繼續以財力支持「兒童圖書週」，同時也能趁機利用市場的成長來經營。在一九二〇年，全國圖書出版商協會成立，提供工作的總辦公處，他們極其熱心地接管這個活動。發展……已經是很穩固而不稍受挫。在一九四〇年代，「兒童圖書週」已成爲兒童圖書會的工作職責。

到了一九二二年「兒童圖書週」由四十六家一般出版商和九家兒童讀物出版商，共同給予財務上的支援。在這一年裏，委員會分發了七萬五千張海報，二十五萬張迷你海報複製品，七千張彩色紙帶，五千本書商指南，五千本圖書館指南，三千份建議給教師們，三千件影片單，還有四萬多份其他的宣傳品。直到

今天，「兒童圖書週」仍繼續存在着，在推展兒童文學方面扮演着積極的角色。

由於看書的孩子愈來愈多，因此兒童讀物的文學性質逐漸地增加，馬荷尼在回顧一九一八年的圖書時寫道：「兒童讀物開始印行時之方式我們曾感到很迷惑，為什麼某些手稿被選來出版？如果是好的稿件，為什麼不能給它們一個更適當更豪華的外觀呢？為什麼不平凡之優良作品，只因爲缺乏新的外貌就被允許死氣沉沉地擺在出版商的桌上而不出版呢？」

一九一八年麥克米倫 (Macmillan) 公司的布雷德 (George P. Brett) 任命席曼爲第一個兒童讀物編輯。在他決定爲兒童讀物創設一獨立的部門，並由專家管理之時，他在兒童讀物出版界中已豎立了一個有長遠而廣泛影響的先例。

席曼的工作包括印刷的各方面事情，她和她的同事們閱讀稿件，安排契約，設計圖書的外觀形式，決定書的價格，自己寫廣告，以及指導目錄的印製等。克米倫公司的圖書品質逐漸提高，這可由在她指導下所印製的目錄中顯示出來。十年後，馬荷尼寫道：「她的部門從一九一八年起便跨出了強而快速的一步

，爲青少年獲取了爲數可觀的圖書。……」。

布雷德說明關於他推動建立這個部門的理由時寫道：「我之相信這一個部門的價值是由於兩件事，一是它銷路的穩定成長，一是很多的出版商都認爲它值得仿效。」

認識了布雷德的聰明決定後，其他的出版商便開始在他的倡導之後跟進。在一九二二年，雙日公司宣佈任命馬塞 (May Massee) 爲他們新設的兒童讀物部的編輯，隨後達頓 (E. P. Dutton) 公司在 一九二五年任命了曾任職於紐約公共圖書館的非力 (Marion Fiery)。在以後的兩年裏，四個以上的出版商任命了兒童讀物的編輯。一九二八年華德的新出版公司任命了烏爾力屈 (Katharine Ulrich) 爲編輯。

出版商們發現把他們的任命刊登在廣告上是一項很好的策略，一九二五年「出版家週刊」報導：「當大眾對兒童讀物的興趣日增而有許多人購買時，類此強調特殊的選擇與準備也就變得日漸重要，並且透過出版商的廣告欄，我們可以期望在強調這件事上有更進一步的成果」。

編輯們首先發覺他們所扮演的角色，在他們的行業中不僅是新的，而且也是不明確的。如同柯克斯（Virginia Kirkus）談到她的出版社時說：「他們似乎對什麼是他們所希求的不甚了解」。他們拿到一些需要加以評鑑和廢棄的舊書單；他們必須去找尋新的作家，熟識舊的作家，並且熟悉和圖書出版有關之每一件事情。有一位編輯將這段時間的情形寫道：「它是一項奮鬥……把屬於兒童讀物的部份工作從其他部門分開，主要是因為他們不太了解出版社裏這工作的真正意義是什麼」。

兒童讀物編輯的角色，在每一個經營兒童讀物的出版社中，終於變成一個標準的職位。席曼在她被任命做兒童讀物編輯後十八年，對她首創之角色提出下面的看法：「我不以為其他的圖書編輯者，能了解到兒童讀物作者對其作品的感情，每一本書所包含的意義實比編者所知的多得多。它比其他的書更意味着編者對此書的實際觀念，和找尋合適之著者及藝術家的困難。通常它意指：對書籍製作的詳細監督，有關版式的知識，圖片和頁數的黏貼工作，不僅只是稿件的文學編輯工作，也包括每一階段的校對工作，當然也

包括監督所有由自己校對的稿子。它經常意味着與作家、藝術家間愉快的友誼關係，所以也就深深關切着他們的福利。所有這些都需要花費時間、感情、金錢，而非任何的時間、薪水和常識所能解決的。它不能是別的，因為它確是一本「活着的書」。

這些編輯們以及他們新設立的部門所產生的影響很快地就顯現出來，有關評論它們的發展，摩爾寫道：「兒童讀物部門變得如此的成功，它的分類目錄是如此的吸引人，而當他們在製作一些寫得好，繪得妙，裝訂又甚佳的兒童讀物時，他們彼此之間的競爭又是多麼的激烈。」

一九一八年，讀書人（The Bookman）雜誌的編輯塞克頓（Eugene Saxton）請求摩爾在雜誌上寫些有關兒童讀物的書評。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二日出版的「出版家週刊」刊載：「這一系列的評論將證明對圖書市場最為重要，因目前沒有一個好的媒介提供做為兒童讀物評論之用，並且很少人試着以評論成人小說的方式去評定新的出版品」。

一九二二年，「出版家週刊」在社論中提到，需要更多的媒介物以應兒童讀物書評的需要時說：寫給

兒童看的書，應當像成人小說或詩一樣受到書評者同等的看待。公平的、充分的，以及適當的評論將是發展兒童文學的次一個步驟。

一九二四年摩爾在紐約先鋒論壇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撰寫「三隻貓頭鷹」(The Three Owls) 的專欄，此專欄按期刊載評論現行的兒童讀物。到一九二九年有十家全國性的雜誌定期登載兒童讀物的書評，同時有八十八家報紙定期或不定期有書評的專欄。

兒童讀物的書評，在出書前都先登在重要的雜誌上，但若是連續性的書則不事先登載。這種評論的重要性是雙重的，首先，現在有了媒介刊物可供圖書館員和其他的人看，以選擇他們所需要的。兒童讀物現在可被詳細察閱，出版商不再出版庸俗的作品是希望避免被批評；在另一方面，這些評論使得兒童讀物與一般成人書處於平等的立場。兒童讀物現在已被視為一種文學，而非無足較重的副產品。

一九二一年美國圖書館協會在 Swampscott 舉行的年會上，梅爾邱提出了他對兒童文學進展之最新觀念：「它使我想起，假如圖書館員能使得新時代的

作家們產生興趣的話，他們的工作將可以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其方式我覺得可以每年頒發一筆獎金行之」。

這獎金演變為頒給銅質紀念獎章，每年頒授，名為紐貝利紀念獎章 (John Newbery Medal)，以紀念十八世紀兒童讀物出版家紐貝利先生。這個榮譽紀念獎章從一九二二年起每年頒授，由兒童圖書館員組成一個委員會來選擇並決定受獎人。紐貝利獎章的授與象徵着在兒童文學上所達成的卓越成就，並促使大眾重視為兒童們提供好書的重要性。它也提供給作家們一項挑戰，對出版家而言，他們需時時要請編輯們在作品中發掘未來紐貝利獎章的可能得主。紐貝利獎章角逐者的選定，幾已可保證一本書的暢銷及克享其名不衰。

一九二四年馬荷尼開始編輯「角書雜誌」(Horn Book)，這是第一本純兒童刊物，它登載有關兒童文學的論題、文章及評論當代兒童讀物。一九二六年馬荷尼開始接受出版商的廣告，她要求廣告必需有其品格而且要與她所辦的雜誌之外觀與風格相一致。檢視與回顧這些早期的廣告，令人有趣的是，出版商對他

們所廣告的書表現了又嚴肅又負責的態度。

到一九二六年兒童讀物的市場急速地擴大，同樣地，優良兒童讀物的出版也跟着增多，用書評的方式來認識新書，鼓勵了出版商提供許多多的新書，且由於激烈的競爭，促使他們尋求更好的作品。大眾對兒童讀物的需求，使得此項新的事業可以很穩當的經營。兒童閱覽室已成為公共圖書館中的一種標準特徵，並且有了充裕的經費可用來充實與發展它的藏書。在一九一九年有一千二百萬的兒童讀物印行，而在一九二七年其發行量已達三千一百萬冊。

出版商們愈來愈關心他們在這方面的工作，一九二六年末「出版家週刊」登載了三部份的文章，詳細介紹可能改善兒童讀物外觀使它引人興趣的方法。兒童讀物的特殊目錄也變得更加精巧。一九二八年麥克米倫公司印行的兒童書目共有八十八頁，其中有彩色圖、作家的肖像、短文等。

出版商也把負責兒童讀物的編輯們送到國外觀摩，吸收新的觀念，探求兒童讀物發展的趨勢，同時與歐洲的作家商量翻譯他們的作品的可能性。

一九二八年末，兒童圖書俱樂部開始紛紛出現，

所有這些俱樂部與成人圖書俱樂部都有相同的活動，並提供出版商努力的方向。

依照慣例，兒童讀物通常在秋季出版，以便可以配合在聖節前廣告銷售。一九二〇年摩爾對此種情形就曾抱怨，她說明在秋季出版使得評書的工作發生困難，她問道：「何以我們對待兒童讀物要像對待聖誕節的玩具一樣？何以許多的兒童圖書不能在春季出版，就像其他一般書籍一樣在別的季節中出版呢？」

到了一九二九年，書商們開始體驗到那在秋季舉辦的兒童圖書週，可因隨時提供新書而擴展為一整年，而且在其他的季節裏也可以引起大眾的注意。出版商對此事的反應是，在一九二九年及上一個秋季試着出版新書。這個試驗證明是如此的成功，以致有兩倍以上的新書在一九三〇年的春季出版，兒童圖書不久就成為全年性而非季節性地受到大家的喜愛。

書籍的印刷和製作方面的進步，可從各種展覽中的兒童讀物部份顯現出來，在美國繪圖藝術學院（American Institute of Graphic Arts）和格洛利亞俱樂部（Groler Club）所舉辦的展覽，無疑地對兒童圖書的細心設計方面提供了很大的推動力。

出版商和圖書館員間的關係愈來愈加密切，在一九二〇年代裏，美國圖書館協會的委員極力向出版商表達了他們的抱怨和希望，而出版商對此則加以解釋與表示鄭重的關切。一九二九年左右，達頓公司宣佈提供給那些接受兒童圖書館訓練的人，此事再度肯定他們彼此之間關係極為密切。

在此時期從圖書館方面所聽到的一項主要抱怨，那就是有關圖書的品質問題，出版商唯一能解釋的是，由於成本與缺乏有能力的彩色繪圖者，導致無法在這方面謀求真正的改善。到一九三〇年，由於製造印刷費用的減低，與照像印刷、石版印刷術的新發展，使得印製更好而費用更便宜的圖畫書成為可能。頁數較多而僅有一個故事且有彩色圖的書，帶給那些年紀較小尚未有足夠閱覽一般兒童書能力的小讀者們一些文學感。一九三〇年，其他的改進尚包括較好的紙質裝訂，封面的裝飾、以及令人滿意的印刷，而最重要的乃是書的內容比從前更好。

在一九三一年白宮召開的兒童健康與保護會議，一項早在兒童圖書出版界發生過的事項又被提出來，在會議中有下面的建議：「出版商對過去十年來的出

版計劃應繼續加以發揚光大，因為它給兒童帶來現今最好的作家與繪圖家最好的作品，應該鼓勵擴大他們的出版計劃，包括各種不同類別的，合適的書，諸如科學調查方面以及有能力的觀察者所推薦的書，同時在未來的努力中也盼望能減低書的價格，這是在兒童文學方面所能做到的一件最好的事」。

兒童圖書的出版變為非常重要而且有利可圖。摩爾強調着說：「兒童圖書的印行是值得去做的，主要是由於美國的出版商知覺到兒童自動閱讀興趣的變化和其本質，出版商也採取更有效的步驟以供給兒童們之所需，這些都可從圖書館、進步的學校、和書店裏看出。」

出版商答應給兒童印製更好的圖書，他們未來的活動將證明他們的承諾。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三一年間發生的事，開拓了圖書市場，奠立了努力的目標，並給予美國出版業歷久不衰與鄭重的關切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註：本文譯自

“Top of the News” Spring
1979 Marilyn Kaye 所撰 The First Golden
Age of Children's Book Publishing: 1916-1913.